

成宗玄如河有急事未了造化神秀陰
陽漸昏曉忽細生云沈沈自歸為玄
凌駭取一境眾山小 杜子美望安南

國權先生大雅之居

王蘧常



書譜

王蘧常專輯

读书谱识国宝

印 书
数 谱
不 广
多 州
选 经
购 理
从 部
速 电
话
六
七
八
七
一
六

书谱丛帖

第一辑

	人民币	港币
汉·张迁碑	¥12.00	\$24.00
颖上黄庭兰亭二种 东阳兰亭	¥9.00	\$18.00
王献之十三行	¥10.00	\$20.00
北齐水牛山文殊般若经	¥7.00	\$14.00
明装本褚遂良雁塔圣教序	¥12.00	\$24.00
李北海叶有道碑	¥10.00	\$20.00
明拓唐道安禅师碑	¥13.00	\$26.00
怀素大草千文宋群玉堂原刻本	¥15.00	\$30.00
宋克录子昂兰亭十三跋真迹	¥18.00	\$16.00
祝枝山太湖诗卷真迹	¥9.00	\$18.00
(全套10本)	¥105.00	\$210.00

第二辑

晋人书度尚曹娥碑	¥5.00	\$10.00
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	¥6.00	\$12.00
唐欧阳询梦奠帖	¥5.00	\$10.00
唐欧阳询行书千字文	¥8.00	\$16.00
唐怀素论书帖	¥4.00	\$8.00
唐张旭草书古诗四帖	¥7.50	\$15.00
宋欧阳修诗文手稿	¥5.00	\$10.00
宋徽宗赵佶书蔡行勅	¥4.00	\$8.00
宋徽宗赵佶书恭事方丘勅	¥4.00	\$8.00
宋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	¥10.00	\$20.00
宋高宗赵构草书洛神赋	¥6.50	\$13.00
宋孝宗赵昚草书后赤壁赋	¥5.00	\$10.00
宋朱熹书翰文稿	¥4.00	\$8.00
宋陆游自书诗	¥7.00	\$14.00
宋张即之书报本庵记	¥5.00	\$10.00
宋文天祥书木鸡集序	¥4.00	\$8.00
元赵孟頫书急就章	¥10.00	\$20.00
元赵孟頫书烟江叠嶂诗	¥8.00	\$16.00
元赵孟頫书归去来辞	¥6.00	\$12.00
元鲜于枢书王安石诗	¥6.00	\$12.00
(全套20本)	¥120.00	\$240.00

第三辑

王献之鸭头丸帖	¥4.00	\$8.00
释怀素苦笋帖	¥4.00	\$8.00
释高闲草书千字文	¥7.50	\$15.00
苏轼祭黄几道文	¥5.00	\$10.00
苏轼答谢民师论文帖	¥5.00	\$10.00
黄庭坚华严疏	¥5.00	\$10.00

张孝祥行书二帖	¥4.00	\$8.00
魏了翁文向帖	¥7.50	\$15.00
张即之书杜诗	¥12.50	\$25.00
赵孟坚自书诗	¥12.50	\$25.00
鲜于枢行书诗赞	¥10.00	\$20.00
袁易钱塘杂诗	¥6.00	\$12.00
揭傒斯临智永真草千字文	¥7.50	\$15.00
吴琬隶书离骚篆书千字文	¥7.50	\$15.00
陈献章自书诗	¥9.00	\$18.00
吴宽种竹诗	¥7.50	\$15.00
祝允明草书前后赤壁赋	¥11.00	\$22.00
文徵明书赤壁赋	¥12.00	\$24.00
王宠自书诗	¥7.50	\$15.00
徐渭女芙馆十咏	¥7.50	\$15.00
(全套20本)	¥147.50	\$295.00

书谱丛帖普及本

汉史晨前碑	¥2.00	\$4.00
唐褚遂良法书选	¥2.00	\$4.00
北宋拓多宝塔碑	¥2.50	\$5.00
唐玄秘塔碑	¥3.00	\$6.00
宋拓怀仁集王圣教序	¥2.50	\$5.00
二王法书管窥	¥3.00	\$6.00

书谱丛帖传统线装本

鲜于璜碑	¥20.00	\$40.00
宋拓大观帖真本	¥22.50	\$45.00
爨宝子碑初拓本	¥22.50	\$45.00

书谱专册

王羲之墨迹集(全)	¥3.00	\$6.00
澄清堂帖(王羲之墨拓集)	¥3.00	\$6.00

选购以上书谱丛帖请来函及将款汇广州“中山书店”，或书谱社广州经理部。注：（另收邮费按书价10%）中山书店：（广州邮政信箱530）银行：广州市大塘街城市信用社、帐号：8069061
“书谱”经理部、广州人民北路873号804室

書譜 叁

一九八七年第三期·總第七十六期

广东省期刊登记证第一八九号

每期專題

王蘧常專輯

氣骨縱橫 孕包四體

沈侗慶 16

——試論王蘧常先生章草藝術的繼承和創新

- 一 家學和師承
- 二 勤學與苦練
- 三 人品即書品

碑帖精選

王蘧常書《千字文》

32

王蘧常撰書《章草字典序》

48

唐碑百選

施舍 56

雅集

宣城訪鄧石如碑館

紀平 4

湖南浯溪的顏書《大唐中興頌》

陳文質 6

出版 广东人民出版社

編輯 香港《書譜》編輯委員會

印刷 番禺縣印刷廠

經銷 广东省新华书店

定價 零售每册人民币一元八角五分



上海博物館藏封泥舉隅(上)

季崇建 8

文彭「琴罷倚松玩鶴」印試論(上)

柴子英 11

關於篆刻的一推陳出新

小林斗盦文

黃天譯 76

書家詩翰

陳融《木棉絮》詩箋

13

趙樸初《前訪韶關丹霞山寺有作》詩箋

14

書家和書史

書法造型說(中)

黃綺 23

有關俞和生平的補述

達堂 26

何紹基臨《道因碑》瑣談

王啓初 27

名品欣賞

陳澧贈張之洞篆書楹帖

汪宗衍 58

晚明名家鄺露的草書

孟衡 60

研究和考證

《補訂急就章偏旁歌》譯注(二)

馬國權 62

黃庭堅的行書

水寶佑 70

嵩洛新出石刻小記

施蟄存 73

文房四寶

廣玉銘硯

蔡鴻茹 79

書壇動態

47 · 78

編後話

當代書法巨匠的書法藝術，廣泛影響當今書壇；前輩成功之道，尤多足資後學借鑑。本刊由今期起，特編輯「當代書法巨匠專輯」，首先介紹王蘊常大師的生平和書藝。以後繼續分期介紹沙孟海、啓功等書法大師。

沈同慶先生《氣骨縱橫、孕包四體》一文，以其師事王蘊常的親身經歷，詳細敘述蘊常老書法藝術的淵源，勤學苦練立意繼承和創新的成就經過，以及人品和書品關係的見解等等。對於我們了解、欣賞、學習蘊常大師的生平學養和書藝，都有很大的幫助和啓發。同時選刊的《章草字典序》，更爲王蘊常近年撰書之力作，文采墨華，兩相輝映，的是佳製。

季崇建先生《上海博物館藏封泥舉隅》，就該館所藏部份封泥，論證其年代和印制沿革，當中且有可補史料闕遺者，是一篇質量較佳之作，全文分期在本刊刊出，希讀者留意。柴子英先生《文彭「琴罷倚松玩鶴」印試論》，對該印作者別具新見，可爲考究之助。「日本篆刻家作品聯展」在本港展出期間，小林斗盦先生曾作兩次學術講座，茲將《關於篆刻的推陳出新》的講話，整理翻譯刊出，以供同好參攷。

王啓初先生《何紹基臨〈道因碑〉瑣談》，可見何氏對《道因碑》情有所鍾。水寶佑先生《黃庭堅的行書》，詳談黃氏行書之造詣。兩文各有所本，有助於探討何、黃兩氏之書法。本刊上期刊出《褚遂良書〈蕭勝墓志〉》一文，清·方若《校碑隨筆》已辨其僞，本刊檢校未周，承施蟄存先生惠函指正，謹此鳴謝，並向讀者致歉。

封面：王蘊常先生書杜子美《望嶽詩》及其故鄉嘉興南湖

雅集

宜城訪鄧石如碑館

□紀平



△鄧石如碑館

安徽安慶，在春秋時期隸皖、桐二國，相傳東晉詩人郭璞經此，看到臨江山川形勝，曾讚之「此地宜城」，故有宜城之名。安慶之名，卻到宋代紹興末年才出現。

由於歷史悠久，安慶人文薈萃，市內和郊區有不少名勝古蹟。名山天柱、浮槎不僅風景

秀麗，懸崖碑刻極為豐富。安慶又為清代中葉，著名書法篆刻家鄧石如的故鄉。

鄧石如初名琰，後更字頑伯，世居皖公山下，自號完白山人。出身清苦，一生酷愛書刻。父親鄧一枝擅長四體書和篆刻，鄧石如的成就，與家學淵源分不開。後來他又不斷訪求

名師，由書法家梁巘推薦，獲居住在收藏家梅鐸之家。梅將祖藏秦漢以來的金石善本供石如觀摹。他專攻書印八年，為其創造性成就奠定了基礎。

鄧石如工四體書，尤精篆隸。篆宗二李，（李斯、李邕），並博采周秦以降金石銘識，自成體貌。清代包世臣在《清人書品》推崇他的篆隸為「神品」，書法達於「平和簡靜、適麗天成」之境。當時戶部尚書曹文植譽其四體書為「國朝第一」。康有為稱其為「千百年來一人」。其篆刻特點鋒勁剛健，姿態婀娜，是書從印入，印從書出的奇品。其詩文深峭雄杰，盤礴鬱積，與當時盧抱經、劉海峯鼎立而三。平生著作有《鐵硯山房稿》《完白山人篆刻偶存》等。近年，有關部門珍視他一生的貢獻，搜集其晚年代表作品，成立了一「鄧石如碑館」。

碑館設在宜城飯店左側菱湖公園的西北隅。門額為張凱帆手筆。內居中有鄧石如石刻像和自題詩石刻各一塊。兩壁收集陳列鄧石如精品碑刻十塊，均為其晚年的佳作。內容有元魏國公趙文敏天冠山詩、易經家人卦、甲辰冬登大觀亭謁余忠宣公墓詩等。



圖杖扶如石鄧△

△鄧石如篆書六屏之一

南經石澗夾澗有古
松青嶽亦僅十八圍

碑館內之碑刻向為邑人陳昔凡、胡子穆所珍藏，一九三零年胡老曾於近聖街私園建鄧石如碑亭一座。一九六零年移到安慶市園林處，後由其子女獻給公家。一九八五年十月「鄧石如碑館」正式開放。

鄧石如當年在安慶活動的遺址，如他常去的集賢閣南麓的集賢律院和城西的痘神庵（完白館）。舊時文學家李兆洛題隸書「完白館」，已毀於抗日戰爭年代。今由名書法家啟功補題「完白山人讀書處」七字匾額，顏於建築物的當眼處。

鄧石如的故居，在懷寧縣城東北六十公里大龍山下的白麟坂，俗稱鄧氏大屋，為鄧晚年隱居之地。因常用鐵硯一方，故將書齋取名「鐵硯山房」。嘉慶十年，鄧石如就病逝在那裏。

△鄧石如篆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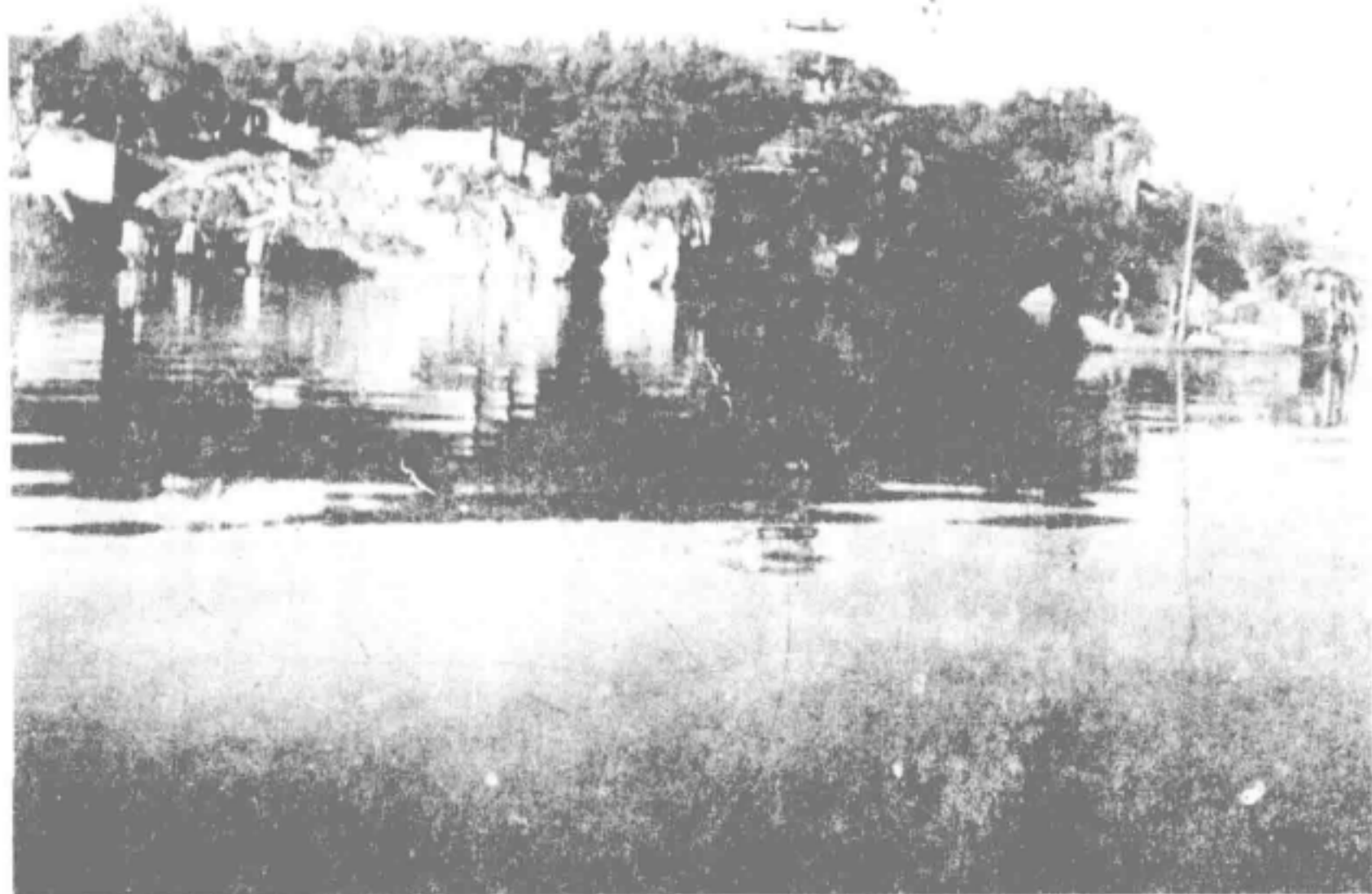
書顏的溪浯南湖

《頌興中唐大》

質文陳□

雅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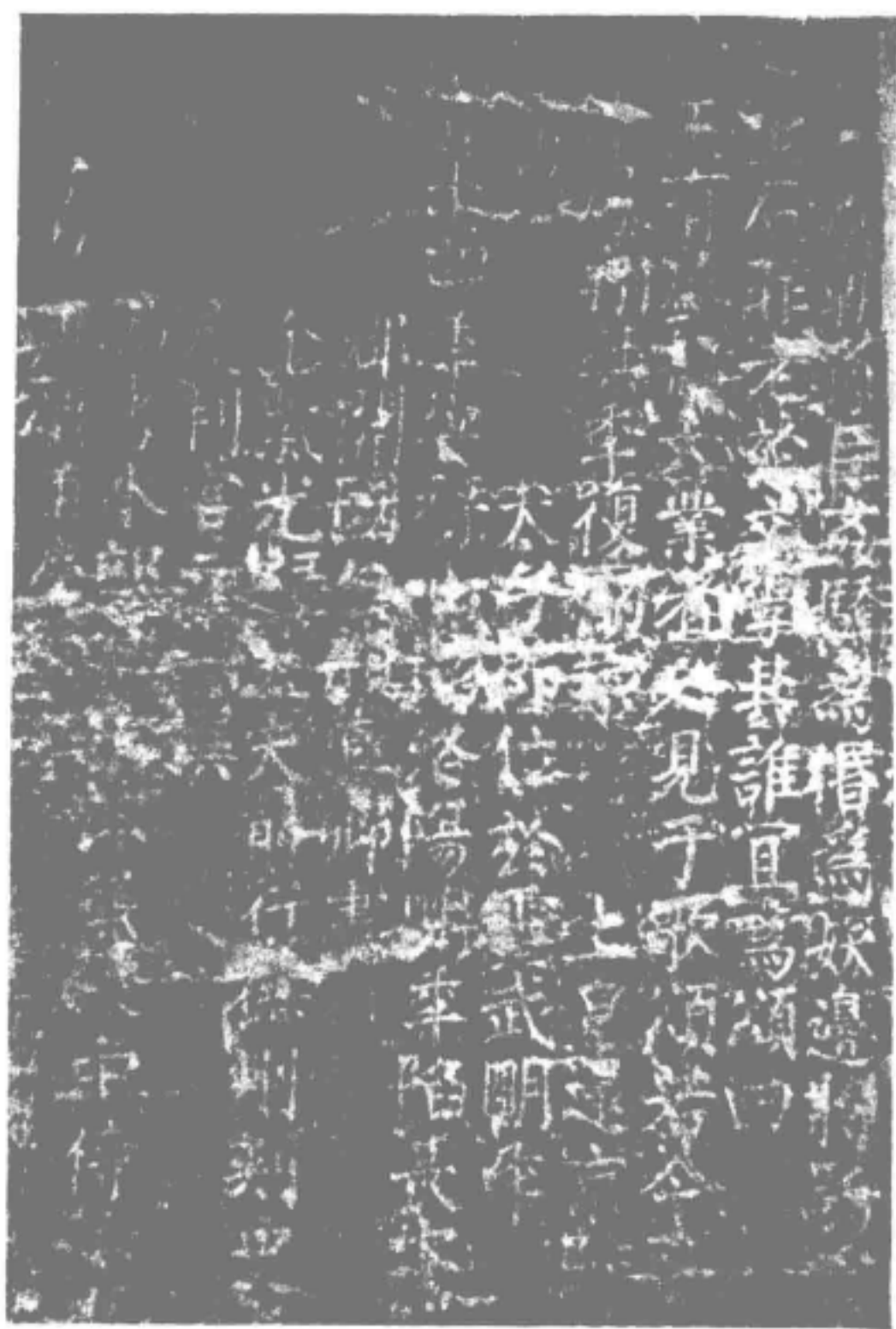


景全溪浯南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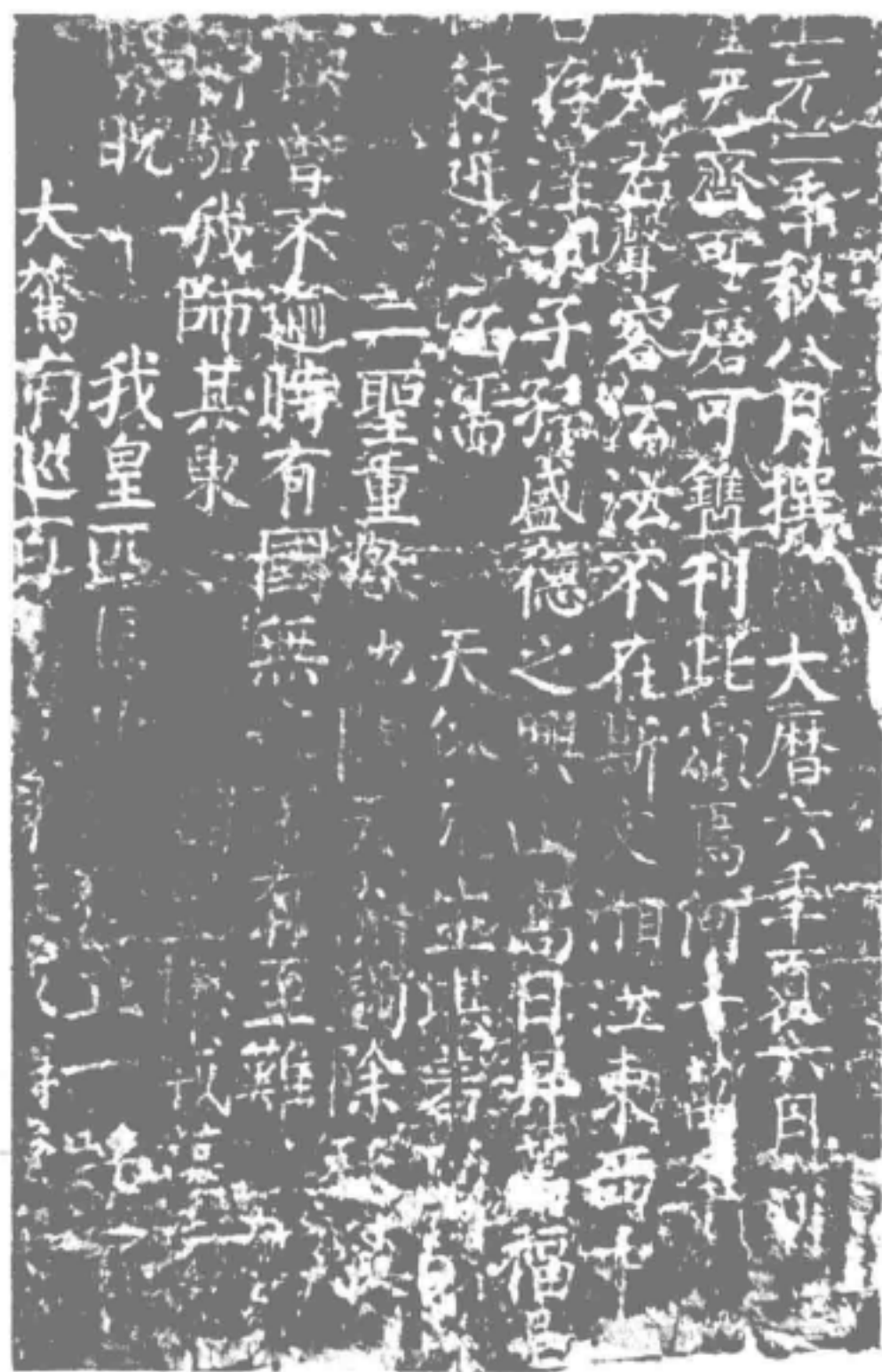
公元七六九年，唐朝大詞人、平定「安史之亂」的中興功臣之一的道州刺史元結，因母喪請辭，便退隱在湖南祁陽的浯溪，悉心研究唐王朝興盛、衰落而又中興的歷史，深感有加以總結，為後人戒鑑的必要，於是撰寫了著名的《大唐中興頌》。全文共二百七十二字。明頌肅宗中興，實是暗譏玄宗頹落，譴責安祿山、史思明兩個叛將，總結了「安史之亂」的

起因，對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作了公開的揭露。「噫嘻前朝，孽臣奸驕，為昏為妖」語言簡樸明快，不務辭藻，三句一韻，不拘平仄，不用對偶。唐人皇甫湜《題摩崖詩》贊元結的頌「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借景抒懷，寓情入物」很有特色。

大書法家顏真卿在公元七七一年，來到風景秀麗的浯溪。元、顏兩人都是平定「安史之



一之《頌興中唐大》△



二之《頌興中唐大》△

亂」的中興功臣，又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顏真卿閱盡人生世態，洞達跌宕，把元結所作的《大唐中興頌》，以每字直徑五寸的楷書書之，鐫刻在摩崖上，全幅寬高一丈三尺，氣度宏闊，體現出大唐時期那種文治武功的「尚法」景象。

研究顏真卿書法藝術的人，常把魯公書法分為三個時期。五十歲（公元七五八年）以前，屬於前期，這是顏真卿向古人書法學習並消化吸收的階段，字體清雅、秀麗、輕撇重捺，顏體風格尚未形成。五十歲到六十歲（七六八年）是中期，這是形成剛健雄厚，大氣磅礴的獨創風格的階段。六十歲以後是後期，顏真卿從長期的書法實踐中創立了堅勁、厚實、雄強的「顏體」。《大唐中興頌》就是顏魯公六十二歲時所作，是最成熟的作品之一，也是他唯一大書（楷書）作品。後人評「魯公遺墨此第一」確是魯公生平得意作品之一，在顏書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對於顏書在歷史上的地位，近人馬宗霍先生指出：「唐初脫胎晉為息，終屬寄人籬下，未能自立，逮顏魯公出，納古法於新意之中，生新法於古意之外，陶鑄萬象，隱括衆長……於是始然成為唐代之書。」確為的評。

《大唐中興頌》摩崖石刻古人評價甚高，許為「磊落鬼峩」「合籀之義理，得分隸之謹嚴」。自古碑刻的書寫習慣是：橫式從左至右，豎式是從右至左，而《大唐中興頌》卻別出心裁，以從左至右的破常規寫法，這也是一個破格。近年湖南祁陽的浯溪，遊人至多，《大唐中興頌》自然成了大家重視的法書之寶。

上海博物館藏封泥舉隅（上）

□季崇建

叙

封泥，亦名「泥封」。在我國古用竹簡之時，書函往還，以繩穿連，繩端結合處加以檢木，則以泥封之。蓋以印章，作為信驗，藉防私拆，且封發其它物件。亦常用此法。這同今之用火漆密封文件相類。《淮南子·齊俗訓》嘗云：「若璽之抑埴，正與之正，傾與之傾。」所謂「若璽之抑埴」，即以印印於封泥也。

然封泥之名，始見於《後漢書·百官志》：少府屬官有守宮令一人，其「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諸物及封泥。」又同書《隗囂傳》：「（王）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自來注家，多不為之釋，讀者自當不求甚解。蓋一丸泥者，封書之具，王元意封函谷易如封書，故以一丸泥相擬耳。此殆漢時常用之具。魏晉後，紙帛盛行，泥封之制漸廢，以至後人竟不知其名，莫明其用。清季以來，山東、陝西、四川等處，迭有發現，海豐吳式芬、濰縣陳介祺合輯《封泥考略》十卷，以之介紹于世。然僅考其印文，未及其封書文制也。光緒末，木簡出于西陲，王國維據以著《簡牘檢署考》，證簡牘之制，論檢署之法，方得封泥用途之大明。一九七二年，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發掘，出土有三七枚繫在竹簡

上之封泥匣，其大小不一，縱斷面作「凹」字形，凹槽內均填有封泥，封泥下並殘存有原來繫匣之細繩。封泥字迹大部清楚，共見「軼侯家丞」字樣二七枚，「右尉」字樣二枚，「□買」字樣一枚（見圖）。此次發現，不僅徵實古封泥之用途，且為判斷漢墓主人提供寶貴資料。因此，封泥具有重要之學術價值。



尉右△
丞家侯軼▷



之買□△

值得一提，封泥更有其藝術特性。我們知道，存世之封泥多為秦漢時物，然今見秦漢實用印章，雖在我國古代篆刻藝術史上地位重要，但製作水平則頗有高下，而封泥則或由官方鄭重製作頒發，或以私家常用璽印所抑出，就此一點，封泥之藝術性，當不亞於今存之秦漢印章。可見，它是古代篆刻藝術十分珍貴之遺產。審其封泥文字風格，其形體筆勢多平方正直，斑剝古拙，粗獷蒼勁；而方勁處又兼圓轉，有高古雄深之氣韻，峭拔英邁之風神。又，封泥四側之邊欄，多寬厚而富變化，其自出天成，古意盎然，實中見虛，虛中見靈，氣格壯偉而意味純樸，是乃別具一格，妙不可言。近人治印，汲取其養料，其卓有大成者，當首推吳昌碩師。雖然吳氏借鑒和開挖封泥之妙諦遠未抵達盡頭，但其實踐而有大成之心

得，是值得今人細加玩味，以致成為我們學習封泥之藝術嚮導。

上海博物館收藏之封泥，多秦漢時物，尤以漢代為主，這裏選錄部分精製者，並按其中央、地方官名分別證籍考史，每一詮釋，以供諸篆刻藝術同好借鑒。

（一）「御史大夫章」



印文二行四字。《封泥考略》著錄。

御史大夫，秦漢時高級行政官名。《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其職為輔佐丞相總理國政。《漢書·薛宣傳》云：「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同書《朱博傳》：「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故其位高于九卿，與丞相府並稱「兩府」。據《百官公卿表》，自高

帝元年（公元前二零六年）至綏和元年（公元前八年）更名大司空止，先後有周苛、周昌等五九人為御史大夫。建平二年（公元前五年）至元壽二年（公元前一年）一度又恢復御史大夫名。王莽更名執法，至東漢，除建安十三年

（公元二零八年）曾以都慮為御史大夫外，遂省此官。

余按：此印文作五字，據《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注引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見於《封泥考略》著錄有「御史大夫」四字之封泥，今證以此封泥文作五字，則張晏之說似為可信。又二者文字風格相類，其間隔時代當不相去太遠，且與西漢中期印章文字風格亦合。故此封泥時代當在西漢中期。

（二）「御史中丞」



印文二行四字。《封泥考略》著錄。

御史中丞，御史大夫屬官。《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闡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又，《漢書·陳咸傳》：「元帝擢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同書《薛宣

傳》：「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嚴延年傳》：「御史中丞遣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可知御史中丞職掌以糾察百僚為主，故《通典》亦謂中丞為「御史中執法」。元壽二年（公元前一年）更為御史長史，東漢改屬少府。

余按：據此封泥文字風格，時代當在西漢。

（三）「御史府印」



印文二行四字。「印」字略殘。《封泥考略》著錄。

御史府為御史大夫官署。《漢書·劉向傳》：「今二府奏佞諂」注引如淳曰：「二府，丞相、御史也。」又《公孫賀等傳》贊曰：「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皆言御史與丞相合稱二（兩）府。

余按：此封泥即為其官署印所抑，可知御史大夫有府信而有徵。其時代當在西漢中晚期。

（四）「高寢丞印」



印文二行四字。著錄未見。

高寢丞即漢高帝廟衛寢之丞。寢即寢，爲古代帝王陵之正殿。據《漢書·惠帝紀》，高帝十二年（公元前一九五年）崩，五月丙寅，惠帝即位，令郡諸侯王立高廟。顏師古注曰：「諸郡及諸侯王國皆立廟也。」同書《車千秋傳》：「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千秋爲高寢郎。」師古又曰：高寢郎即「高廟衛寢之郎」。此「高寢丞」未記郡國名，自是奉常所屬。

余按：據《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奉常屬官有諸廟寢園食官令長丞，而《後漢書·百官志》則云：「高廟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守廟，掌案行掃除，無丞。」據此，其時代當在西漢。

（五）「孝景園令」



印文二行四字。「園」字稍殘。《封泥考略》著錄。

孝景園，漢景帝劉啟陵園名。《漢書·景帝紀》：後元三年（公元前一四一年）「甲子，帝崩於未央宮……二月癸酉，葬陽陵。」陽陵故址在今陝西咸陽市東。「孝景園令」爲掌園官印。

余按：據其文字風格，時代當在西漢。

（六）「中大夫丞」



印文二行四字。著錄未見。

中大夫，即光祿大夫，爲郎中令（光祿勳）屬官。《漢書·百官公卿表》：「大夫掌議論，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太初元年（公元前一零四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光祿大夫職掌，《後漢書·百官志》本注曰：「凡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命所使。凡諸國嗣之喪，則光祿大夫掌弔。」故爲皇帝近臣，參與國事謀議，職高位重。《漢書·孔光傳》：「拜（光）爲光祿大夫，

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文帝時晁錯、景帝時董仲舒皆曾爲中大夫。

余按：此印文曰「中大夫丞」，證知大夫之下亦有丞，可補漢《表》、《志》之闕如。其時代應在武帝改中大夫爲光祿大夫前。

（七）「公車司馬」



印文二行四字。《續封泥考略》著錄。

公車司馬，衛尉屬官。公車爲署名，《漢書·百官公卿表》：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師古注引《漢官儀》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令秩六百石。」東漢沿置。《後漢書·百官志》：公車司馬令有「丞、尉各一人。本注曰：丞選曉諱，掌知非法。尉主闕門兵禁，戒非常。」故公車司馬爲掌管殿門，傳遞天下奏章貢獻之官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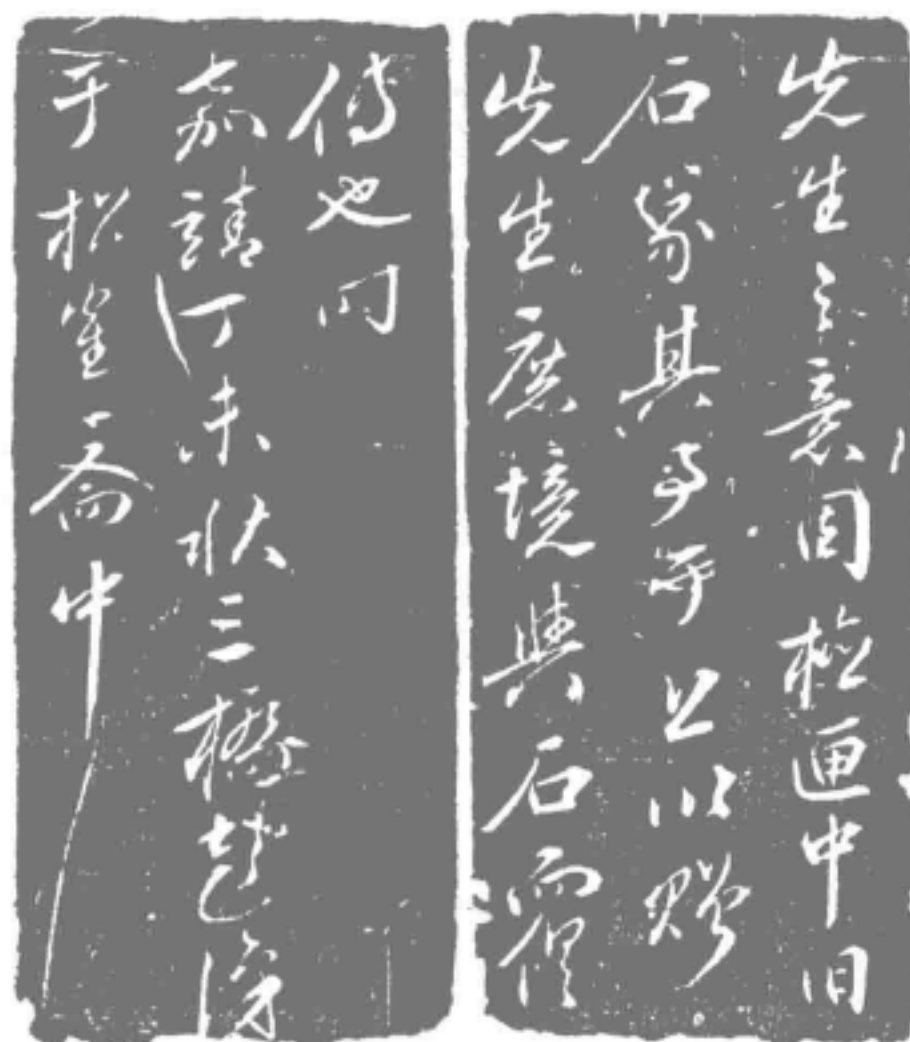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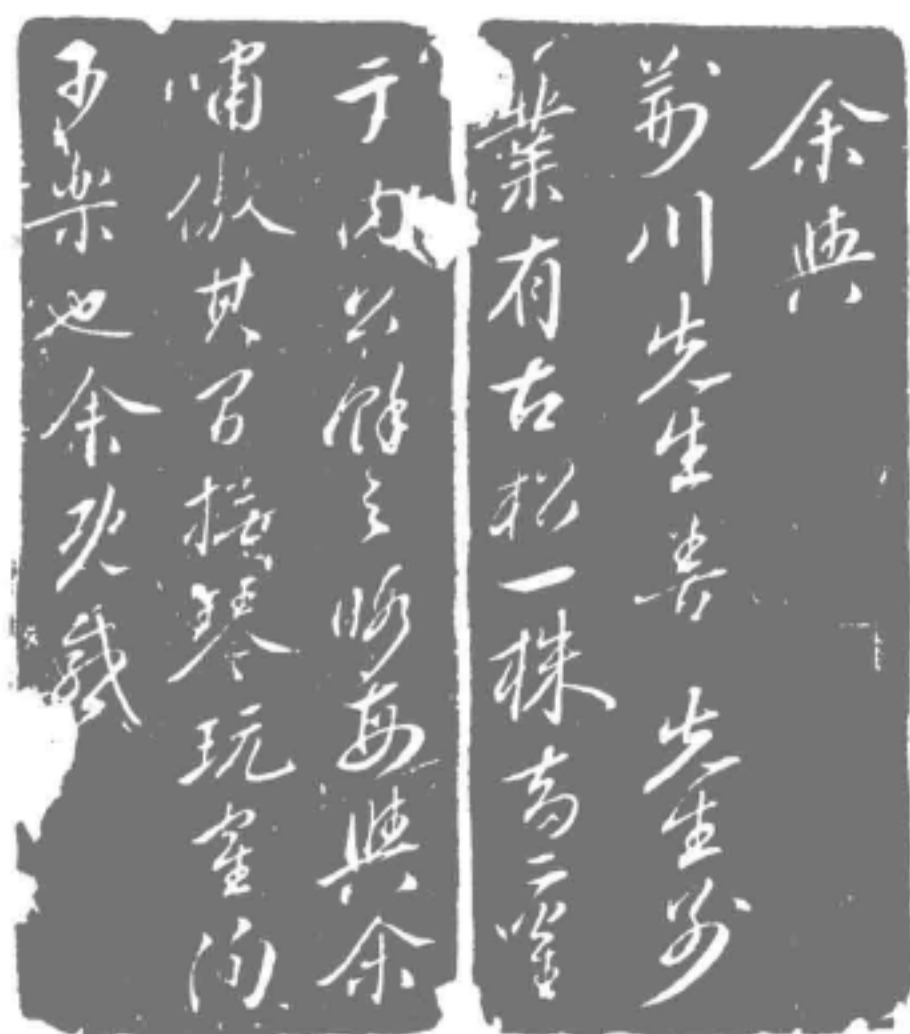
余按：此封泥文曰「公車司馬」，不署令丞。時代當爲西漢。

（未完）

「松倚罷琴」 彭文

(上) 論試印「鶴玩」

英子柴 □



文彭刻「琴罷倚松玩鶴」印，原係平湖葛氏傳樸堂藏品。葛氏藏舊刻印甚富，五十年代初大多數歸於錫山華氏，此印和傳青主刻「韓巖私印」、洪昇刻「白癡道人」等印，則未散去。迨六十年代初，始一併歸入西泠印社。一九六三年舉辦印社建社六十週年紀念展，參與籌備事，始得一觀廬山真面。青田石，屬於淡青正色，質地瑩純。印面朱文深刻，平底，字劃表面和底部粗細相等，借用他人創用的形容稱為「崖岸壁立」。頂刻釋文，真書略帶行勢。欸識八十五字，行書，滿刻四面（附圖）。印貯放在紅木盒中，製作別出心裁，係整塊木鑲成，盒心中凸平臺，四周稍低，有些像楚、漢墓葬的內棺外槨；平臺四邊又稍高成細沿，這樣把印放入，既便於容手指取出，又不至於四面擺動，盒蓋裏層，一如盒身淺鑲，蓋合緊扣。顯然葛氏視同頭目，所以製此精櫃，鄭重寶藏，避免繼續損傷。

此印屢見葛氏自己或與朋友合輯印譜中，也見選於近年出版的《明清篆刻流派印譜》，並為以前論列文彭印刻者所引用。

從款識看，首句：「余與荆川先生善」，無疑是刻給唐順之的。接着說先生的別業，有株古松，養鶴二隻，公事有暇，常常和余（文彭）嘯傲其間，彈彈琴，玩玩鶴，此境此情，是快樂的事。於是文彭有感於唐順之意，從匣中揀出一方舊石，篆了這概括意境的六字印，並還寄託着境與石俱傳的希望。結尾署上嘉靖丁未紀年，即二十六年（一五四七）。

識文親昵之味盎然，首句着一「善」，閃爍着文彭假唐順之抬高自己的姿態。唐順之，有別業，撫琴、倚松、弄鶴，生活閒適。文彭是常客，同享閒適，因携了貯印的匣子，自然也帶了刻印的工具，之所以推想為帶了工具，因還沒見到唐順之也會刻印的記載，祇好讓文彭自備。印刻於「松鶴齋」，和唐順之意境拍合，屬於他的室名，顯而易見。

現從人、時以及有關史料記載作考查如下：

唐順之（一五零七—一五六零），《明史》有傳，在「列傳九十三、卷二百五」。《明史》贊曰：「……李遂、唐順之捍禦得宜，以其始終倭事，故並列焉。」和胡宗憲等編在一卷。他是武進人，父祖都入仕途。從小就極有才氣，及長，於學無所不窺，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都能夠究極原委。「為古文，洗滌有大家風。」二十三歲就考中會試第一名。學優則仕，初出，即遭張璁掩厄，至於罷歸、削籍，官運並不亨通。十八年後，住在陽羨（宜興）山中，

讀書十餘年。後來由趙文華推薦，當了南京兵部主事，進為郎中（一五五四）。視師浙江，和胡宗憲協謀討賊。他主張用兵截擊於海外，免得內地受禍。身體力行，海戰泛海斬賊，陸戰麾兵直攻賊營。終以盛暑居海舟兩月，得病，改任巡撫，病已加重，還泛海，渡焦山，到通州（南通）卒。唐順之是由趙文華推薦重出的。趙文華黨於嚴嵩，他自然明白，心底不直其人，所以曾和羅洪先商量，羅以「此身非我有」開導他，遂出。《明史》因之慨歎他「聞望頗由此損！」《明史》又指出他：「生平苦節自厲，輟扉為床，不飾衾褥。」「閉門兀坐，匝月忘寢，多所自得。」概見他自甘於清苦的生活境況。

文彭（一四九八—一五七三）。《明史》附文徵明傳後，「長子彭，字壽承，國子博士。次子嘉，字休承，和州學正，並能詩，工書畫篆刻，世其家。彭孫震孟，自有傳。」周亮工《賴古堂別集印人傳》（弘曆禁書前舊抄本原稱）著錄他的傳略，列為述印人第一篇，全文五百九十八字，記家世，篆刻過程，以及交游，詩文等等，且提到他左目不能視，是白果睛，詳瞻自屬可靠。傳略說文彭篆刻，先用牙章，自己落墨，命金陵（南京）李文甫鐫之，能不失筆意。後來從負販人手中得四筐石、解之，即今燈光凍，下者亦近稱老坑。亮工緊接着說：「時洪中為南司馬，見石鑿鑿，心喜，索其石滿百，半屬公（文彭），半浼公落墨，使主臣（何震）鐫，於是凍石之名，始見於世，鑒傳四方。」還說文彭得以兼南北兩京國子監博士，就是這百石於洪中起了作用。最後引他「妾家住近江淹宅，曾讀銷魂別賦

來。」點出他詩也不弱。

周亮工又在《書梁千秋譜前》提到文彭刻印，「名字章居多，齋堂館閣間有之。至何（震）氏以世說入印，至千秋無語不可入印。」又說：文彭「當時自負家世，故非名人不為作；即登臚仕，而其人僉壬，亦婉詞謝絕。」亮工對梁千秋存有芥蒂，所以行文頗露貶意；即在記其弟大年篇中，還有微詞。兼及文彭幾句話，實不可忽視。「僉壬」，包含一般官位和佞倖之輩兩重意義，當不至曲解。

周亮工說：聞文彭在南監，「一時洪中為南司馬」，「時」字，指文彭得四筐石，解作印材的同時。搞清楚為南司馬的洪中，倒是緊要關鍵所在。

我們已考得洪中是汪伯玉道昆（一五二五—一五九三），《明史》附在王世貞傳後，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與張居正、王世貞同年中進士。王世貞稱：「文繁而有法者于麟（李攀龍），簡而有法者伯玉（汪道昆）。」他和王世貞同樣是當代數一數二的散文家，連他們的同年友位居太子太輔、宰輔的張居正也為之折服。官至兵部左侍郎，世貞也曾官兵部，故天下稱兩司馬。明代從開國崇尚文治，已是成規，所以他得任高位。道昆先歷官外任：義烏縣令，襄陽知府，福建副使，右僉都御史，右副都御史，最後任兵部左侍郎。從史書看張、王、汪三同年，差不多是同進退的。文彭得兼南北兩京國博，先是為道昆刻了五十許石章，後被「某冢宰」見到，說了一公索國博章鑿鑿，僕索一章不可得」的話，汪道昆順水推舟，回答他「公誠嗜國博章，何不調而北？」起到作用。

（未完）

翰詩家書



陳融（一八七六——一九五六），字協之，又字顯庵。廣東番禺人。庠生，曾從黎維樞先生問學。早歲畢業日本法政大學。與胡漢民等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革命，歷任廣東法政學校校長、廣東司法廳廳長、西南政務委員兼秘書長。謝政後於廣州越秀山麓建顯園，為論文談藝之所，藏詩文集甚富，冒廣生等名士皆歸之，一時尊為壇坫。晚歲流寓香港。工詩擅

書，篆刻師事劉留庵，著有《黃梅花屋詩稿》、《讀嶺南人詩絕句》。《木棉絮》詩為顯庵七十二歲所作，詩云：「難得晴天晴有絮，偏非雪地雪留痕。虹光海日前身事，鵲影江山一縷魂。寧可風懷讓楊柳，幾曾衣被慰黎元。詞人老作英雄語（指六禾翁），越嶠聲壇定一尊。」註：「諸詞客門拍多佳作，僕不善倚聲，以詩塞責。」原件現藏何氏靈璧山房。

木棉絮

諸詞客門拍多佳作
僕不善倚聲以詩塞責

難得晴天晴有絮
偏此高地方留痕

虹光海日前身事
鵲影江山一縷魂

寧可風懷讓楊柳
幾曾衣被慰黎元

詞人老作英雄語
詞客門拍多佳作

聲壇定一尊

松高

趙樸初先生，安徽省太湖縣人。一九零七年出生於書香之家。早年畢業於東吳大學文科。一九三五年入佛教會任秘書，自此即與佛教結下不解之緣。五十多年來，潛心致力佛學，活躍於國際佛教活動及和平運動，為當代名居士，現任中國佛教會會長。餘事創作詩

詞，揮毫作書，均臻妙境，為海內外所推崇。著有《滴水集》、《片石集》詩詞曲選集。《前訪韶關丹霞山寺有作》七律書於一九八六年，時居士七十九歲，詩云：「羣峯羅立似兒孫，高座丹霞一寺尊。定力能經桑海換，叢林尚有典型存。一鑪柏子參禪味，七盃松濤覓夢

痕。未得偏行堂集看，願將半偈鎮山門。」下並有註：「澹歸禪師《偏行堂集》，清初版被焚毀，數十年前有人見鈔本。寺存有木刻禪師手書：『雲生錦水更藏山』半聯句。」

羣峰羅立似見孫高

坐丹霞一寺尊室力能

經桑海換叢林尚有

典型存一鑪柏子參

禪味七盃松濤覓夢

痕未得徧行堂集看願
將半偈鎮山門

澹歸禪師徧行堂集清初版被焚毀數十年

前有人見鈔本寺存有木刻禪師手書雲生錦水

更藏山半聯句前訪詔開丹霞山寺有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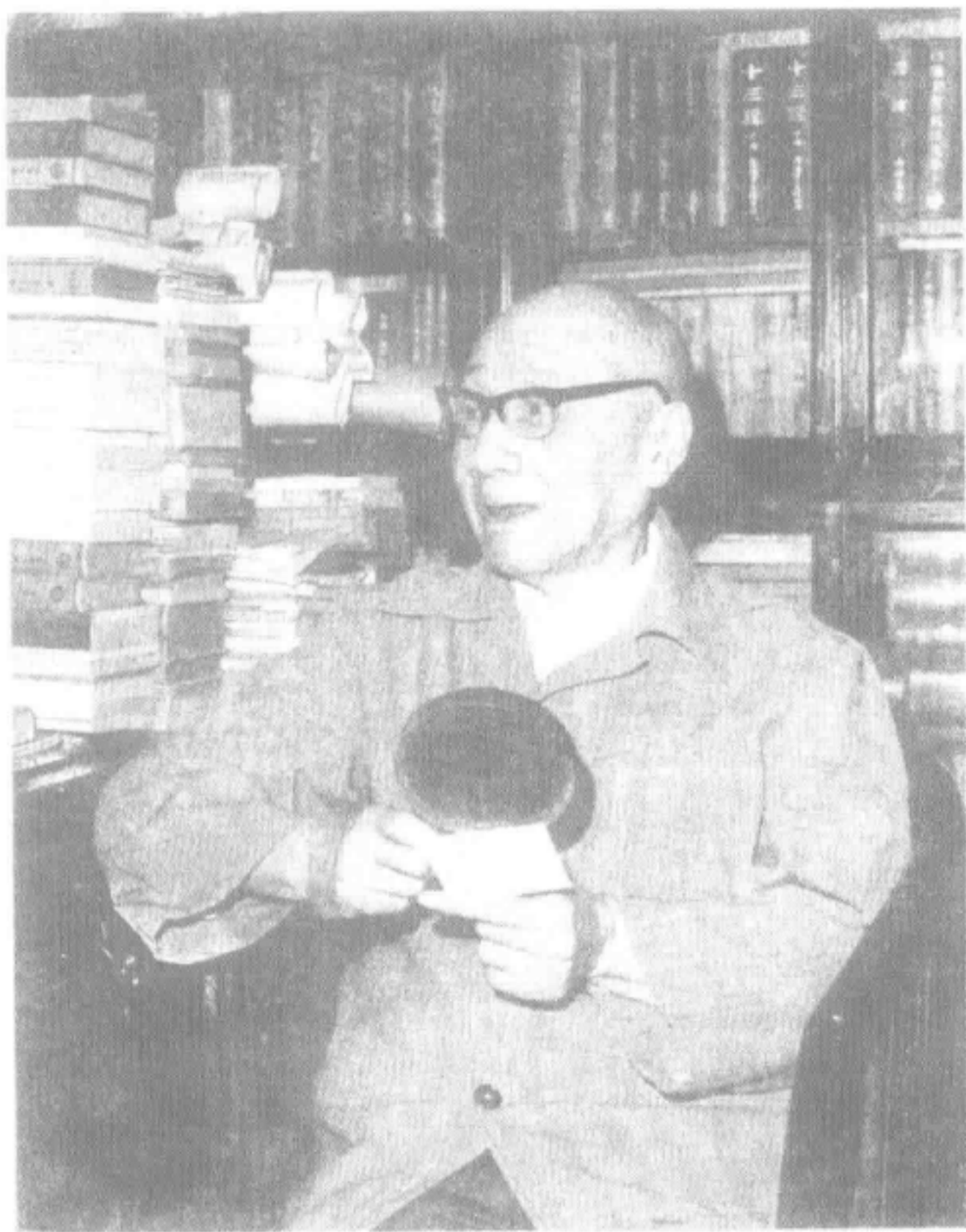
國權先生雅正 一九八六年 趙樸初



氣骨縱橫 孕包四體

□沈侗慶

——試論王蘧常先生章草藝術的繼承和創新



△王蘧常先生十八歲後照片

獨樹一幟、雄踞當今書壇的王蘧常先生的章草，是我國書法藝術史上，一枝古老而又新穎的奇葩。

說它古老，因為章草早於正書、今草，幾乎與隸書同時，可以上越魏晉、遠溯秦漢，據近幾年在四川省青川縣出土的戰國木牘看來，隸書卻產生在小篆問世以前。章草本來就是隸書的迅捷化——草化，既產生了隸書的正書，就必然帶來隸書的草書，此所以有稱章草為「隸草」或「草隸」，可見章草歷史的悠久。

說它新穎，因章草在書法學史上，隨着漢隸於魏晉以後的衰落而漸趨湮沒。北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說章草「至唐絕罕為之，近世遂竊然無聞」。這是由於唐宋以來，正書代替了隸書，行書、今草代替了章草。雖元、趙孟頫，明、宋克、祝允明偶有所作，然趙松雪完全唐宋架子，宋仲溫稍具骨力，亦胚胎唐宋。古趣盡失，又乏新義，影響不大。直至清末民初，嘉興沈子培（諱曾植號寐叟）先生崛起，從而傳授予王蘧常先生，於是章草面目，為之一新。